



小说鉴赏

下 册

克林斯·布鲁克斯

罗伯特·潘·华伦 编

主 万等 译

小说鉴赏

下册

克林斯·布鲁克斯
罗伯特·潘·华伦编

主 万 等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leanth Brooks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FICTION

本书根据美国 Prentice-Hall 出版公司 1979 年第三版译出

小说鉴赏

〔美国〕 克林斯·布鲁克斯 编
 罗伯特·潘·华伦
 主 万等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1.25 印张 4 插页 577 千字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500 册 定价 4.80 元 (共二册)

第五章 新小说

如前所述，小说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想象中的现实。我们知道，小说里的“约翰”并不是某个在某保险公司保过险、住在某条街上并在大选期里老是投共和党人票的约翰。小说里的“约翰”仅仅在作家的想象中才是真实的，或者，如果那篇小说写得相当好的话，他在读者的想象中也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读到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把其中的“约翰”——那想象中的人物——尽可能地写得象真正的约翰一样——驾驶的是福特牌或者凯狄拉克牌汽车，穿着象别人一样与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相配的衣服，以及讲着在他的时代和阶层中流行的语言。那就是说，当今流行的绝大多数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对这样的事实已习以为常，即：我们常常忘记有任何其他种类小说的存在。

但是，让我们为此回顾一下本书的序。原始的穴居人在火堆边所讲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古代后裔如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讲的故事，其中经常含有现实的成分，但这些故事

又屡屡是此种或那种奇思幻想，故事里每每出现的是神祇、半神半人或者怪物，要不就是力量超人的英雄——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处于蒙昧无知状态中，由于恐惧和对个人力量的向往而想象出来的事物。那是一个诸神与诸女神不仅参与人类纷争甚至对人抱着具体爱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诸神会使凡俗女子怀孕而诸女神会因凡俗男子而受孕。此外，许多世纪以来，各种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也一直是不受日常的现实生活所限制的。当然，其中也含有现实主义成分——如对宫殿或茅舍的描绘，对航海生活的记述，对各种生活用具的临摹等等。

就其内容而言，早期的叙事作品仅此而已。在语言和形式方面，它们与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大不相同，那就是说，它们通常是以诗歌形式写作而成的。荷马的叙事作品（即被称之为史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用严格的有韵诗体写的；而由于韵律的感情作用，使一种“情感的”现实主义得以存在，这种现实主义允许读者的想象力超越严格写实的现实主义的限制。在阅读富有高度想象力的诗体史诗如《奥德赛》或《罗兰之歌》这样的作品时，读者的反应和在阅读现代小说时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小说里，福特牌汽车或者凯狄拉克牌汽车的出现只是使现代社会生活得到维妙维肖的表现。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剧本虽然都是用散文写的，但在过去，剧本则毫无例外地用韵文来写——不仅古希腊悲剧如此，伊丽莎白时代的剧本也如此——譬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就是这样。直到十七世纪为止，诗体始终是严肃的戏剧的

独特形式。虽然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些散文作品被留下来，它们却称不上是现实主义的。至于长篇小说，在当时简直可以说还不存在。

事实上，被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长篇散文叙事作品，一直要到现代社会逐渐形成、由于城市生活繁荣、现代科学产生、工业革命到来，致使富裕的中产阶级兴起，因而使较多的人具有阅读能力，长篇散文才真正得到发展。小说是为了那些受到新的现代社会熏陶的读者而写的，其内容也就或多或少地取诸现代社会生活。小说以现代标准散文写成，虽然个人的或者地方的特性尽可以用来为加强作品的喜剧效果或者真实效果服务。

这里，要涉及一个多方面产生影响的重要事实：十八、十九世纪是机械论科学得到发展并被普遍接受的时代。世界象一部巨大无比、有条不紊的机器（可能由上帝操纵，虽然是远距离操纵的）。科学激发了人们想理解这部巨大机器的愿望，小说呢，其愿望则在于试图理解——或者至少能报道——社会生活中的人，因为社会生活即是那部世界大机器在人类中的表现。

这里不宜谈论作为二十世纪标志的全球性科学革命——譬如，量子物理学的产生、对能量所作的新解释、相对论、新的时空概念以及由大型电子望远镜观察到的宇宙问题和由电子显微镜发现的物质内部不可思议的各种现象等等。还有心理学发展方面的某些事实：由精神分析法以及有关研究揭示出来的关于人的动机和行为关系的复杂情况。凡此种种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论都已获得高速度的

发展。

换句话说，二十世纪的世界如用前几个世纪人们的眼光来看，就象是一个充塞着种种生疏、古怪而神奇的现象的世界。基于这种巨大变动以及由于人们面对着一个荒原般不确定的世界，那种被称为“科学小说”的叙事体文学样式在本世纪初——可能还要早一些——便应运而生。但是，我们受到对世界的新观点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小说”这一个方面。一般的小说也受其影响。小说对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在程度上的差别，表示越来越多的关心。小说家不再象以往写简单的故事那样，以钟表为尺度直线式处理时间，而是采用了远为复杂的方法，同时又探索那些新近观察到的人类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包括恐惧本能、心理创伤、性欲以及肆虐狂——凡此种种，即是所谓：“新哥特体小说”^①的特征。

通过本章所选作品，读者将看到这种新的实验性小说的范例。当然，新形式不可能完全取代更具特色的旧形式，但是，鉴于它在作家和读者中间已初具影响，以及在其本身的样式方面已取得某些进展，这种新形式可被视为某一方面的力量。诚然，这种新形式也许充其量只是表面上的发展，而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深刻影响可能会导致某种全新的小说形式的出现。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仅

① “哥特体”一词使用于十九世纪后期，后被用来称呼一般惊险、恐怖而带感伤情绪的小说。在美国，爱伦·坡的作品可算其最好的后期模式——原注。

仅是这样的事实：科学和哲学方面哪怕是极小的思想进展也会给小说在方法和内容方面的发展带来影响。

(刘文荣译)

(新原文版)

花园余影

[比利时]久里奥·科塔扎著

刘文荣译

几天前，他开始读那本小说。因为有些紧急的事务性会谈，他把书搁下了，在坐火车回自己庄园的途中，他又打开了书；他不由得慢慢对那些情节、人物性格发生了兴趣。那天下午，他给庄园代理人写了一封授权信并和他讨论了庄园的共同所有权问题之后，便坐在静悄悄的、面对着种有橡树的花园的书房里，重新回到了书本上。他懒洋洋地倚在舒适的扶手椅里，椅子背朝着房门——只要他一想到这门，想到有可能会受人骚扰就使他恼怒——用左手来回地抚摸着椅子扶手上绿色天鹅绒装饰布，开始读最后的几章。他毫不费力就记起了人名，脑中浮现出人物，小说几乎一下子就迷住了他。他感受到一种简直是不同寻常的欢愉，因为他正在从缠绕心头的各种事务中一一解脱；同

时，他又感到自己的头正舒坦地靠在绿色天鹅绒的高椅背上，意识到烟卷呆呆地被夹在自己伸出的手里，而越过窗门，那下午的微风正在花园的橡树底下跳舞。一字一行地，他被那男女主人公的困境窘态吸引了，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幻景之中，他变成了那山间小屋里的最后一幕的目击者。那女的先来，神情忧虑不安；接着，她的情人进来了，他脸上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她万分敬慕，想用亲吻去止住那血，但他却断然拒绝她的爱抚，在周围一片枯枝残叶和条条林中诡秘小路的庇护之中，他没有重演那套隐蔽的、情欲冲动。那把短剑靠在他胸口变得温暖了，在胸膛里，自由的意志愤然涌起而又隐而不露。一段激动的、充满情欲的对话象一条条蛇似地从纸面上一溜而过，使人觉得这一切都象来自永恒的天意。就是那缠住情人身体的爱抚，表面上似乎想挽留他、制止他，它们却令人生厌地勾勒出那另一个人的必须去经受毁灭的身躯。什么也没有忘记：托词借口、意外的机遇、可能的错误。从此时起，每一瞬间都有其精心设计好的妙用。那不通人情的、对细节的再次检查突然中断，致使一只手可以抚摸一张脸颊。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

现在，两人没有相对而视，由于一心执意于那等待着他们的艰巨任务，他们在小屋门前分手了。她沿着伸向北面的小径走去。他呢，站在相反方向的小路上，侧身望了好一会儿，望着她远去，她的头发松蓬蓬的，在风里吹拂。随后，他也走了，屈着身体穿过树林和篱笆，在昏黄的尘雾里，他一直走，直到能辨认出那条通向大屋子的林荫道。料想狗是不会叫的，它们果真没有叫。庄园管家在这时分是不会

在庄园里的，他果真不在。他走上门廊前的三级台阶，进了屋子。那女人的话音在血的滴答声里还在他耳里响着：先经过一间蓝色的前厅，接着是客厅，再接着便是一条铺着地毯的长长的楼梯。楼梯顶端，两扇门。第一个房间空无一人，第二个房间也空无一人。接着，就是会客室的门，他手握刀子，看到那从大窗户里射出的灯光，那饰着绿色天鹅绒的扶手椅高背和那高背上露出的人头，那人正在阅读一本小说。

讨 论

这篇小说里，情节的突然转变提出了关于现实的性质问题。那个在自己书房里读小说的人竟受到他所读的小说里的人物的威胁，这样的情节转变打破了现实主义的规律：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小说里的人物会这样从书页上走下来。小说世界不必服从日常生活的“法则”，但是就如我们曾指出过的，如果这是一篇首尾一贯的小说的话，它必须服从“自己的”法则。我们来看看，在这篇小说里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法则。

《花园余影》总的背景描写使用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那个正在阅读的人坐在自己书房的椅子上，从书房里他可以看到自己庄园里的花园，还“用左手来回地抚摸着椅子扶手上的绿色天鹅绒装饰布”。人物描写使用的也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他刚刚写完一封授权信，还跟庄园代理人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可能就是关于地产问题。在

这篇小说里，背景和人物描写的真实性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就是小说里关于天气的描写也如此。在这篇小说的故事发展中，丝毫没有不寻常的东西，这篇小说可以这样加以概括：“一个有钱人坐着读一本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两个情侣计划谋杀他人的事情。”这里除了现实主义的情节，别无他物。

毫无疑问，就是在最充满幻想的小说里也会含有某些现实的成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篇使用幻想手法处理故事结局的小说，不仅在天气描写方面要真实，在比天气描写更加重要的其他某些方面也要真实，此外，它还必须遵守一般的准则以保持想象的连贯性。这就是说，在小说中，幻想的故事必须是一种可以想象的现实，必须和小说中其他要素保持有机的联系。在一篇小说里，如果所有要素都是现实的，那么按理说，它是不可能使用幻想的手法来处理小说的故事结局的。这篇小说由于它除了现实事件之外没有为读者准备任何其他东西，那情节的转变——那对情人走出书本去谋杀那个读书的人——从逻辑上讲就显得不可信。但是，这篇小说令人震惊的地方也就是那书里的现实竟和读书人的现实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由此看来，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是扩展了的现实，或者说是现实的多样化，它所提出的就是多样化现实——所谓“真实的”现实和幻想的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1. 在这篇小说的现实主义背景描写里有一个细节写到那个人所坐的椅子上的绿色天鹅绒装饰布，这个细节后

来又一次出现，这对小说的不同凡响的结局起了怎样的作用？

2. 你对这篇小说的基调有何想法？这篇小说写的是不是关于现实和幻觉的关系？若是，这关系如何？或者说，这种关系的表现是不是仅仅依靠某种技巧？若是，这种技巧和《鹰溪桥上》那篇作品中所使用的技巧又有何区别？

(刘文荣译)

相 遇

[阿根廷]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刘文荣译

人们在早晨漫不经心地翻阅当天的报纸，不是为了逃避旁人的纠缠，就是为了给白天寻找一点谈话的资料，所以，毫不为奇，现在无人再会记得——甚或在梦里也不会记起——那一度曾被人纷纷议论而赫赫有名的关于马尼科·龙利阿特和邓肯的事件了。况且，那事件发生在大约一九一〇年，就是彗星出现和纪念独立一百周年的那一年，而从那一年以后，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也遗忘了许许多多事情。两个传奇人物现在都已死了；那些目击事件的旁观者则立誓要守口如瓶。我呢，也曾举手发誓，保证在九至十年之间只字不提那事件的任何细枝末节。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曾听到我说过一个字；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总之，那事情还是传开了，而且越传越变

〔共二册〕

书号 10009·887

定价 4.80 元